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 河北省霸县长虹电器总厂提供新产品

一、CH<sub>4</sub>型幼儿智力游艺机：该机可对加减乘除四种运算形式进行运算。通过按动机上按钮，具有声、光显示，判定答案正确与否，并能作数学及交通知识游戏。该机设计新颖，妙趣横生，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目前学龄前儿童唯一的智力开发教学工具。（已由国家专利局受理专利，专利号86201527）售价每台17.50元。

二、小型电话自动交换机：单机容量10门，能与市话并网呼出呼入，并可召开电话会议，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维修方便的大众化通讯设备。使用我厂的话路汇接机能使该机容量增至90门。10门交换机每台805元，话路汇接机每台1500元。

三、对讲叮咚门铃：即可做叮咚门铃，又可双方相互通话，售价17.50元。  
以上产品并可办理邮购业务，我厂竭诚为您服务。

厂址：河北霸县。电话总机2585。 购邮部电话2681 电报挂号2580。

## 气功

### 常年办班暑期开专班

“形神桩”是著名气功专家庞明创编的开放性现代功法，在其学生气功师郭志辰努力下，用“组场教功”，“组场治病”的科学方法，给近万名患者和练功者治疗，教功实践，显示出“形神桩”得气快，发气快，祛病快，开发智能快几大特点。尤其对冠心病、关节疼、各种胃炎、肾病等症疗效显著，深受患者和练功者的赞誉。本校常年开办，每月16日开学。学期22天。应各地群众要求，定于今年暑期举办师生气功班。8月3日开学。9月15日开办治疗萎缩性胃炎班。以上两个专班，即日开始报名。学期22天，学费50元，报名费1元。校方提供食宿，费用自理。

报名者持工作证和单位证明信。从火车站乘18路或16路到中山路百货商场换乘西向的1路汽车，在城角庄下车往西环北路4号6410招待所。

石家庄市气功学校

注册商标 武术体育用品

我厂常年销售，并免费邮购；拳击手套每副19元；防护衣每身65元（包括护头、护胸、护裆、护腿）；练功衣每身40元，护腰带每根8元；护腕每副6元；泡钉装饰、缚腿沙袋每副6元；缚臂沙袋每副5元；沙衣23元。练轻功出击速度，打沙袋手套每副10元，沙袋15元。练功必备品，速度沙袋每组4个20元，练躲闪速度，人把每架75元，羊皮拳击手套每副76元。以上产品均为不装沙价格。购者通过邮局汇款，并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购物名称和腰围胸围尺寸及身高。订做拳击台（日本图纸）和地面拳击台，欢迎个人和集体订货，整批优惠，常年供货。

地址：河南省巩县南河渡无敌体育用品厂  
联系人 李定国

## 专家解答问病 出售保健磁疗器

我厂在医学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支持下，试制成功保健磁疗器，既可治病又可防病。我厂开办邮购业务，免费邮寄产品。

健脑磁疗器：主治记忆力减退、精力不集中、健忘，每件11.8元。颈部磁疗器：主治颈椎综合症、骨质增生，每件8元。咽喉磁疗器：主治声音嘶哑、慢性咽炎、甲亢，每件8.7元。磁疗眼镜：主治假性近视、白内障、鼻窦炎、三叉神经疼，每副17.6元。肩部磁疗器：主治肩周炎、上肢疼痛麻木，每件13.7元。磁疗乳罩：主治乳腺炎、乳腺小叶增生，每件10元。磁疗健美短裤：主治前列腺炎、阳痿、盆腔炎、胃下垂等，每件14.7元。腹部磁疗器：主治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每件12.6元。磁疗腰带：主治风湿腰疼、腰肌劳损，每件11.8元。磁疗护膝：主治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疼痛，每只9元。磁疗枕垫：主治神经衰弱、失眠、眩晕等，每件12元。磁疗胸衣：主治气管炎、哮喘、肺气肿、冠心病、风心病，每件14.9元。头部磁疗器：主治神经性血管性头疼、脑血栓形成等，每件6元。磁疗表：主治高血压、腕关节疼，每只5元。磁水杯：主治泌尿系结石、胆囊结石，每个18元。

汇款请寄：河南省鹤壁市东杨邑保健器材厂销售科。联系人：张芳。

汇款单要求字迹工整，附言栏写清所购品名、数量，如产品不合格保证退换。我厂特聘医学专家解答问病，欢迎来信。

# 王稼祥拒绝看望王明

# 大千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刊·十六日出版

1986年9月1日 第17期 (总第49期)

李四光回国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到英国出席第十八届会议。在大会上，李四光发表了体现他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这篇论文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李四光夫妇来到英国南部的博恩斯敦养病。

一天，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激动得喜泪盈眶。回到祖国去，建设新中国！李四光毅然下了决心。第二天，他就去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定了船票。

李四光沉浸在幸福之中。他破例参加了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年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们盼望了多少年，现在终于盼到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希望同学们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准备参加建设吧！”李四光理了

理鬓角的白发，充满信心地说：“我虽然六十岁了，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一天，在伦敦的老朋友凌淑华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这位朋友焦急地告诉他说：“台湾方面已经给驻英大使馆拍来一封转交给你的电报，要你立即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否则，就把你扣留在国外……”

李四光愤怒地在屋里踱步。他拿定主意说：“不能再等船票了。我先走，连夜赶到普利茅斯港去。那里是货港，没有客船。而且从那里渡船到法国路远浪大，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转向夫人说：“你在这里等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汇合到一起，一同回国。”一切准备妥当，李四光便坐到桌前，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写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盼的祖国。中央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难以忘却的昨天》中记述了一件涉及斯大林的轶事：一九五三年，王稼祥陪同日共总书记会见了斯大林。这一日，斯大林与客人们共进晚餐。宴请结束后，斯大林对王稼祥说：“王明在莫斯科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王稼祥听了一惊，他沉着地回答：“我没有什么事要去找他。”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王稼祥会如此回答，很不高兴，便又重复一遍：“你应当去看看他！”王稼祥用俄语斩钉截铁地表示拒绝。“我没有必要去看他。”斯大林听了这样的回答后，脸色铁青，但他见王稼祥双目正视，态度严肃，也便不再说什么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王稼祥回国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朱仲丽问他：“你怎么当时不向毛主席报告？”他解释说：“我考虑到，这可能是斯大林一时的感情冲动。如果我当时听从了，去与王明见面，那我就必须把详细情况如实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由此而引起了两个大国之间的误会，我的责任就重大了。由于我当时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嘱咐，那么，一切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回国。”写完信，他没吃晚饭，趁着月色，大步奔向火车站。李四光几经周折终于于1950年4月，与夫人回到上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晚霞摘自《地震报》)



告

示

刘伯承元帅家的电话间墙壁上，迎面贴着一张“告示”，上书：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给你爸爸办公用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刘家来。妈妈。”“妈妈”是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告示”已经发革，可见已贴了很多年。

(成江摘自《信息日报》)

摘自《演讲与  
散文》



## 张海迪推荐父亲演鲁迅

一天，张海迪坐在家中的庭院里，从杂志上她知道上影厂想拍摄一部关于鲁迅的影片，在招聘饰演鲁迅的演员。时海迪的目光偶然掠过坐另一边看书的父亲，淡淡的光剪出父亲侧面的剪影。她似乎惊叫起来，父亲那宽宽的额头，那嘴唇上的小胡子，还有前额皱起的眼睛简直太像鲁迅了，更何况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话剧演员。在一股激情推动下，她提起笔来给上影厂写了一封信，推荐自己的父亲来演鲁迅。信寄出后，海迪吐着信封里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上舌饰迪·饰演鲁迅。头笑了，笑自己有点冒失。

徐海迪的眼睛简直太象鲁迅了，更何况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话剧演员。在一股激情推动下，她提起笔来给上影厂写了一封信，推荐自己的父亲来演鲁迅。信寄出后，海迪吐着信封里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上舌饰迪·饰演鲁迅。头笑了，笑自己有点冒失。

# 白求恩的曲折婚姻

1923年，白求恩和恋人法兰希丝在伦敦幸福地结为伴侣，他们互敬互爱，愉快地生活着，不幸的是婚后第三年，白求恩染上了肺结核病，而这种病在当时是很难治愈的。白求恩对妻子说：“我完了，而你还有整整一生。”但此刻法兰希丝的唯一心愿是与白求恩厮守在一起。考虑到疾病的传染和爱人的幸福，白求恩不得不严肃地说：“我决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不去治疗。”就这样，双方甘愿为对方做出牺牲，出

于爱而被迫离婚了。

白求恩住进疗养院，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人工气胸法”的新试验，竟然奇迹般地战胜病魔。身体康复后，他打电报向一直关心自己病情的法兰希丝报喜。1929年，这对昔日的恩爱夫妻得以团圆，他俩复婚了。

复婚后的白求恩沉浸在爱海里，也沉浸在对胸外科医学的追求里。由于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起来不顾一切，使法兰希丝产生了“不适应”感。一天，她问正在聚精会

神工作的白求恩，晚饭用的内放在哪儿，白求恩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法兰希丝打开冰箱，看到的却是作研究用的人肠

子，吓得半天透不过气来。这件事更增加了她的“不适应”感，无奈提出离婚。白求恩难过地同意了。

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白求恩放弃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先到西班牙，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前线救死扶伤。他始终未娶，心里还想着法兰希丝。就在来中国的途中，他还写信给法兰希丝，祝她幸福，在不幸殉职前，他写下遗书，其中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费。

(方芬摘自《中国地质报》)

## 芳林嫂铁闻

最近，据小说《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叙说，“芳林嫂”生活原形叫刘桂清，他和她早在抗战时就认识。当时，刘桂清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曾掩护游击队而被日本鬼子折磨得遍体是伤。她儿子当时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的通讯员。日本投降后，刘桂清随王强北撤。解放后，她留在了济南。

“文革”中，造反派要揪斗王强，王强就藏到了刘桂清家。不久，枣庄市的军代表派出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到济南追捕王强。在刘桂清的大院里，一时剑拔弩张。刘桂清却冷静沉着，应付自如，谎称王强已去黄河北边，引走了部队。

不久，济南发生“武斗”，刘知侠被关进“牛棚”，打得浑身是伤。有一天，刘知侠乘夜黑人稀逃出至刘桂清处，刘桂清把他藏到郊区儿子家里。造反派曾竭尽全力追捕威逼，刘桂清却滴水不漏，使造反派无隙可钻。

就这样，王强与刘知侠分别被刘桂清隐蔽了八个月和四个月，直到形势好转，他俩才重新露面。

去年，刘桂清老太太在济南病逝。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

(凌雪摘自《生活周刊》)



## 手表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会见在津市的全国政协委员。当听说孟文标委

员是天津亨得利钟表店经理时，她伸过胳膊说：“你看我这表有多少年了？”

“五十年了。”孟文标低头瞅了一眼回答。

“差不离。”她满意地点点头，又去同其他委员握手。

后来孟文标介绍说，邓颖超主席的手表是老式表，圆型铜面，小秒针，字盘是阿拉伯字母。这些都是五十年前产品的特征。他没有想到，象这样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一直戴着一块旧表，这恐怕在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也是少见的。

(摘自《人民政协报》)

李鹏副总理的母亲赵君陶，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赵世炎的胞妹，这位1926年入党老干部，给家人立下一条规矩：

任谁不得干扰李鹏的工作，一切亲朋的来信来访均由家属处理，不给李鹏增添麻烦。自李鹏任副总理后，不少亲属找上门来，有的诉冤告状，有的续家谱、求办事。她统统给挡了驾。她说：“我们家

作了分工：凡李家亲朋的事，由他妹妹回信答复；赵家系统的事，我管；李鹏岳父家的，由他夫人负责。真属冤案，速转地方政府处理；批评建议，让李鹏过目；求情办事，我们说服教育，确有经济困难者，我给帮助。副总理是人民公仆。”

(晚中摘自《光明日报》)

## 闪光集

——死者在被害以后，是不可能向司法当局提出控告的。这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之事。可是在本故事中，恰恰是一位死者，向警方提出了控告……

暗无星月的夜晚，朔风阵阵，寒气袭人，一个盗贼蹲缩在街道一侧的屋角里，窥视着对面二楼唯一亮着灯的窗口，终于，那个窗口的灯光熄灭了，他的一双贼眼随即溜到楼下的大门口。一会儿，大门果然打开了，从里面透出了一线微光。一个女佣出现在门口。她站在高处的台阶上，把外衣拉拉紧，然后走下阶梯，往左拐一个弯，就消失在一片蒙蒙的黑雾之中。她——至少要过两个钟头才能返回！对此，盗贼早已探明了规律，他的作案时间绰绰有余。

盗贼悄悄地穿过了街，一溜小跑奔到了大楼的拐角处，转了个弯，飞快地扑向边门。边门旁设有专供仆人们使用的扶梯。他沿着梯子攀登而上，转瞬间，他已经抵达了二楼，接着轻轻地推开一扇小门，走进一个亮着微光的过道。在过道尽头一扇房门的金属牌上，刻着“沃尔特·考特尼夫人”的名字。

盗贼转了一下门上的扶把，门就开了，他走了进去。这家住宅的仆人外出，那位主人沃尔特·考特尼老太太是从来不从里面上锁的。因为，如果她从里面上了锁，她就得为进屋的仆人开门，这既失她的体面，又不合乎她的高龄。

盗贼对该座楼房套间的设置了如指掌。四个月来，楼房的底层未有住家，正好空着，他早已把各个房间的结构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时盗贼穿过厅房，走到了起居室的门口。起居室的窗户俯瞰着街道，以往他曾无数次地盯住过这个窗户，现在自己即将身居屋中了。房中一片漆黑。

他进了起居室，随手关上了门。

“是谁进来啦？”室内有人在问。

盗贼第一次听到那位老太太的声音。这是一位年过八十高龄的老年妇女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位平生享尽荣华富贵、腰缠万贯、安富尊荣的女财神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显得纤细、微弱和无力，正如他所估计到的那样。



“我究竟是何许人，你绝对不必介意。你也不用惊慌失措，因为我不想伤害你。”盗贼边说边径直朝她走去，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的微光中，他隐隐约约看到那位老太太坐在桌子的彼端，她的满头银发以及胸前的金别针历历在目。老太太的双手合拢在胸前，稍稍抬起，原来她正在编织衣物。

“你究竟想干什么？嗯？”她问道。

“我想用一下你那保险箱的钥匙。”盗贼说。

“你真大胆，竟敢要我的钥匙！”

“我说过，我不愿意伤害你，我只要你的钥匙！你的仆人要过两个钟头才能返回，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啦。”

老太太从椅子上稍稍向前挪动了一下，把编织物放到了桌上。她的一只手里，仍然拿着编织用的长针，它在微微颤动着，“好，她害怕得发抖啦！”盗贼心满意足极了，他巴不得她心惊胆颤，不知所措，冷汗涔涔才好呢。

“这不难理解，”老太太说，“你想拿走我的钥匙，抢劫我的珠宝！”

“完全让你猜对啦，”他得意地狞笑着，“奇珍异宝能使我这一辈子过得舒适惬意，尽享人间之乐！”

“这么说来，你至今还未曾过上花天酒地的好日子哪。”

“是这样，一点儿也不假。”

“我明白啦，你就是那么一类年轻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年轻人？”

老太太微微地摇着头，她那拿着编织针的手在桌子上一张柔软的纸张上“嗒嗒”地敲击着。

“我双目失明已有二十年了，这反而能使我正确无误地判断某些事情。你有着年轻人所特有的嗓音，你现在肝火正旺，怒不可遏呢。看来，你是个好发脾气的人。你一直认为，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你还糊涂地认为，现在正是你得到这些东西的好时机。”

“废话少罗嗦，把钥匙交给我吧。你以后可以报告警察局，说你的金银珠宝被一个爱发火的年轻人盗走啦，你还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年轻人从未好好地上过学。你可以为他们提供线索，让他们在一干多万人中把我这个人找出来吧。”

他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包烟，并点燃了一支。“我需要钥匙。如果你不交给我，就不要怪我不客气，我会从挂在你颈项里的金链上把钥匙扯下来！”

“听着，年轻人，”她的语调中流露出激怒，与此同时，又用那根编织针在桌上轻轻击打着，似乎在示意他予以注意，“我不想把钥匙交给你，我劝告你立刻离开。如果你不走，我会把你的情况向警方作详细的控告，要是你马上走，我们就一笔勾销。”

“你休要吓唬我啦！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快走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用你辛勤的劳动，去换取你想要的一切吧！你不要认为我孤独一人，就无能为力了。我对你的情况已经得悉了不少。你的个头约有五呎五吋高——你一进门，我就从你站着时的说话声中判断出来了；你戴的是圆顶礼帽，你穿的是件雨衣——我从你身子移动时的窸窣声中就听清楚了。而且，你一进屋时，还有一个脱下帽子的习惯动作，

(下转第4页)

(上接第8页) 当把你帽子放在膝盖上时, 还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敲击着帽顶。你抽烟, 抽的是一种美国卷烟, 肯定不是英国生产的卷烟。”

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讲得精确无误, 丝毫不差。可是, 象你描述的这种年轻人, 在国内何止成千上万?”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 接着说: “这些珠宝是我一生中的美好回忆, 如果你想把我的回忆夺走, 这比登天还难!”

他心中的怒火油然而生, 猛地站了起来: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才不希望你的什么‘美好回忆’呢! 你的‘美好回忆’, 无非就是你丈夫的金表和金链, 以及那支宝石别针上的一小绺头发罢了。‘回忆’对我来说能值几何? 金银财宝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当盗贼向她走过去时, 老太太的双手激动而又气愤地在桌子上“嗒嗒嗒”地颤动着, 嘴中还喊着“你敢靠近我? 你胆敢?”

“把钥匙交出来!”

“滚开! 你这个蠢蛋!”

盗贼冲向了她, 他抓住老太太的肩膀。老太太用手指针猛刺他的双手。盗贼一手把老太太的两条手臂反转到背后, 一手摸到了她前胸的金链, 狠命地撕拉着上面的钥匙, 钥匙终于被拉了下来。与此同时, 他听到她发出一声低微的喊叫, 随即一动不动地倒在椅子上。

他站着犹豫了片刻, 思忖老太太只是一时窒息, 过不了几分钟就会苏醒过来的。

他冲向墙边, 取下遮住保险箱的镜框, 打开保险箱, 拿出一只藏宝的小盒, 塞进大衣口袋之中。

他返回躺卧着的老太太身边, 用手摸了一下她的左胸, 发觉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一命呜呼了!

他——已经得到了需要之物: 她——再也不能上警察局控告他了!

……

翌日清晨, 探长伯罗斯跨进艾伯特·芒斯特父子商店, 这是一家第一流的珠宝店。探长对艾伯特·芒斯特开门见山地问: “据我分析, 贵店曾经为沃尔特·考特尼老夫人经办过金银首饰、珠宝钻石之

类的珍品吧?”

“是的, 确实如此。每隔两年, 她的金银珠宝就要拿到敝店擦洗一番。”

“贵店有多少人曾经接触过沃尔特·考特尼老夫人的金银珠宝呢?”

“我们一共三个人: 我本人、布朗先生以及另外一位专事擦洗的工匠, 他叫格里尔森。”

探长伯罗斯审视了一眼艾伯特·芒斯特先生。芒斯特的个子又矮又胖, 六十开外的年纪。

“不对,”探长说, “控告中的描述同您的形象完全不符。”

“什么控告中的描述, 探长先生?”艾伯特·芒斯特茫无头绪、惊异万分地问道。

“是关于昨夜抢劫沃尔特·考特尼老夫人那只珠宝盒的窃贼的描述。她的女仆昨夜返回时, 发现老夫人已经死了。”

“死了? 简直太可怕啦! 可怜的沃尔特·考特尼老太太! 可……可是, 探长先生, 这同我们又有什幺相干呢?”

“您马上就会明白的,”探长伯罗斯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纸, “我要找的是一个年轻人, 他没有很好地上过学, 身高五尺五寸, 抽的是美国卷烟, 戴的是圆顶礼帽, 穿的是件雨衣, 这一描述是否符合布朗先生呢?”

不, 不! 布朗先生同我年龄相仿, 而且他从不抽烟。这一描述同格里尔森倒是完全吻合的。不过,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他跟我在一块儿已有八年啦!”艾伯特·芒斯特摇着头说, “你怎么会怀疑到格里尔森呢?”

“沃尔特·考特尼老太太自从二十年前双目失明以后, 从未戴用过宝盒中的金银珠宝, 女仆也从未见到过这些物件。每隔两年, 宝盒就送到贵店, 由贵店把里面的金银珠宝擦洗一次。所以老夫人确信, 盗贼只能来自贵店。”

“这……这……老太太她……不是已经死啦, 她怎么可能告诉您这些呢?”

“是的, 她确实已经与世长辞

了。可是, 她眼睛瞎了, 心里却亮堂得很。当那个盗贼——也就是贵店的年轻人格里尔森——成了老太太屋中的

不速之客时, 她深知应该如何去处置他。我可以设想, 当老夫人拒绝取出钥匙时, 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老太太当时把那个盗贼的外表相貌以及言行举止都在纸上记录了下来。”

接着, 探长伯罗斯看着那张纸条, 并读了起来: “年轻人, 未受过良好教育, 约五尺五寸高, 圆顶礼帽, 雨衣, 美国烟, 易怒, 熟悉珠宝, 沃尔特的金表和金链, 别针上的小绺头发, 绝有可能来自芒斯特父子商店。”

伯罗斯把纸条放回了口袋之中, 并说道: “你看, 她一点也不糊涂。房间里漆黑一片, 她又双目失明, 可是, 她把这一切都写到铺在桌上的一张柔软的纸上。她是用编织针在纸上快速刺洞写成的。她的那种在纸上快速刺洞书写技术, 至少要用六十三种不同的方法! 这就是一位老年的女盲人想告诉我们的一切, 这是一份死者的控告! 芒斯特先生, 快进去把抢劫、杀人凶手格里尔森叫出来吧。我在这儿等着, 警察马上就到了。”

(方文杰摘自《文化娱乐》)

## 苏刺史公私分明

汉顺帝时冀州刺史(监察官)苏章, 有位老朋友在清河当太守, 有劣行。苏章到清河查办他的案子, 当天晚上, 就把这位太守请来, 摆上酒宴, 共叙往日的友情, 两人都很快乐。太守高兴地说: “人皆有一天, 我独有二天。”苏章却说: “今夕苏孺文(苏章字)与故人欢者, 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 公法也。”于是严正地列举了这位太守的罪行, 照章给以严办。冀州境内吏民都知道苏章铁面无私, 对他都很敬畏, 社会风气迅速好转。

看来, 即使在古代, 要正社会风气, 单靠说不行, 也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特别是高级官员和负责监察工作的官吏, 能不能不徇私情, 秉公执法, 更为重要。这位苏章的办法, 堪称一奇, 宴请叙私恩, 严办申公法, 体现了一种正气, 私恩公法两文明。(其明摘自《解放军报》)

一九四六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在天津华清池澡堂，从楼下走来一位中年人，他身穿灰色粗布大褂、脚着一双圆口千层底便鞋……。

茶房们都向来人投以好奇的目光。一个矮个儿瘦长脸的茶房以“店大欺

客”的口气冷冷地说：“你找谁啊？”“我是来洗澡的，有单间儿吗？”来人和气地说。

一九三〇年四月，吉鸿昌将军的父亲病逝。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认为这是拉拢吉鸿昌的好机会。他先给吉府发去唁电，又火速派何应钦拿着他亲手书写的挽联和一百根金条，还带了个女秘书，到河南省扶沟县吉将军家乡以吊唁为名，进行收买吉鸿昌的活动。

何应钦来到吉府，不料门前竟无人迎接。原来，吉鸿昌收到电报后，一眼就看穿了老蒋的用心，于是做了一番安排。何应钦等得不耐烦，要往里闯，吉将军的秘书何少堂赶快出来调停，把一行人引进客厅，直到何应钦到灵前烧纸钱，才发现吉鸿昌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在父亲灵前守孝。何应钦的一肚子火气，也不好发作。祭礼结束后，何应钦拿出金条，对吉鸿昌说：

“这是蒋委员长亲自送的，希望吉将军为党国出力。”吉鸿昌说：“给党国出的力，我是一两也没有，这金条何司令还拿回去让委员长另选高才吧！”何应钦一听不是味，又说：“不谈党国的事，这些钱你就修修府第吧。”

“我吉鸿昌穷人出身，不想要什么安乐窝。”“那就给令尊大人建座陵园。”“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建陵园有什么用？”说一千道一万，吉鸿昌就是不收这金条。还是女秘书有办法，拿起金条放在吉鸿昌面前，娇声娇气地说：

“吉将军办事干脆，你不修府第、不建陵园，难道不吃饭、不穿衣？这钱你就用来打发生活吧！”说完向大伙递个眼色，往外就走。何少堂怕不好收场，慌忙起身送客。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一百根金条，一没有修房屋，二没有建陵园。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吉鸿昌被蒋介石协迫出洋考察归来，和爱国将领冯玉祥、共产党人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二军军长。因急用军火，吉将军拿出那一百根金条，加上变卖天津家产的钱，从德国购进一批武器弹药，一举打败日本侵略者，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漫话摘自《未风》）

## 傅作义在澡堂

那矮茶房笑中带有几分轻蔑地说：“好，跟我来。”说着把来人领到偏角处“十号”房间。

这是最小的一间，有钱的人们从不来此。它不仅小，而且还是个楼角，光线昏暗，来人是个大个子，进了房门不得转身。他忙问：“还有大一点儿的房间吗？”“没有了，您就将就点儿吧！”

正这时，电梯一响，在三楼停住了，走出一个胖子来。这人头戴巴拿马软草编的米黄色礼帽；身着一套纯毛咖啡色笔挺西装，上衣左胸兜里还垂露出一弯怀表链，皮鞋锃亮，一看便知不是大商号

军。”茶房一听，好象晴天霹雳，腿都软了。

这时，十号房间的门轻轻地开了。这位穿粗灰布大褂的来客走出浴室，对那个矮个儿茶房说：“你们的经理呢？”这时经理早来到面前。

“你是经理？你看，你们这位伙计，”他指那个矮茶房，“以貌取人。我来得早，却让我进了转不开身的小间，我问他还有大间吗？他说没有了，可是后来的人，却进了大间。是不是见我穿得寒酸，他穿得阔气啊？”

经理听了，用眼狠狠瞥了一下那个矮茶房。停了一会儿，那人接着说：



经理，也是洋行董事，要么就是个官场上的显贵人物。

矮茶房刚从“十号”小间出来，一回头，“哟！这不王先生吗？”他满面堆笑，点头哈腰。把这位王先生领进“十号”隔壁的一个大间，把门推开，“您看这间还行吧？”

这一言一行，小间的那位来客都看得清清楚楚。

约摸一支烟工夫，楼道里传来一阵皮鞋声，跑来廿余个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首的高个上楼来找茶房：“喂，看见我们的副司令没有？”“哪个副司令？”“傅作义将

“你们下班后讲一讲今天发生的事，说一说你们的同人，今后不要这样待客。不管来人穿得怎样，都是客人，你们这里不是官场，而是做生意的。”

这时，傅作义先生转身看了看那茶房。茶房有些战栗！他真不知这碗饭令后还能不能吃上，更不知这位长官将怎样处置他。最后，傅作义先生对经理说：“不要解雇他，我以后还要来，看他今后怎样对待穿着简素的客人。”

傅作义先生撂下五元现洋，仍然步行下楼。卫队和澡塘经理及茶房们跟在后面，直达到大门外。

（梁义敏摘自《民风》）

#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最后谈话

《辽宁青年》发表瞿非军的回忆文章，叙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张国焘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摘要如下：

那是193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这天下午，张国焘又来到窑洞找毛主席。我们警卫战士对他这个人印象不太好，想把他拒之门外或撵出去算了。可是毛主席还是象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他。张国焘在毛主席办公桌对面一坐下就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边又哼哼哈哈、唠叨不绝，好象有说不出的难处。他说：“……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对过去的错误，我是应该……”毛主席耐心地听着，语重心长地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希望你今后继续多为党做工作，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

接着，张国焘向毛主席提出要到中部县祭陵。中部县位于陕西境内，在离延安正南二百公里的地

方，山上是黄帝的陵墓，是驰名的墓地。每逢清明时节，历代统治者都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部祭陵。张国焘说：“国民党政府要派人去，我们也要派代表去祭陵，表示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的心意。”他说得十分动听和恳切。“我们共产党人还没有这个先例呀！”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那好，你去吧！”

第二天是清明节。一清早，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和边区政府警卫班五、六个人，乘坐一辆嘎斯51车离开延安直奔中部。到了中部祭陵之后，张国焘对司机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回去吧！我要到西安去。”说完，就一头钻进国民党的汽车，警卫员张海怕出事情，便也跟了上去。张国焘在西安国民党西京招待所住了两天，4月7日逃跑到武汉，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反共叛党的声明，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后来听说见了蒋介石，张国焘的第一句话就是：“蒋委员长，我糊里糊涂地在外面搞了好多年。”

当时，张国焘的老婆正在抗大

学习。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到毛主席，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就跑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哇……”毛主席一面看着她，一面对她说：“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二十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主席呀！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主吧！”她不哭泣了，似乎恳求地说。毛主席在窑洞里双手叉着腰来回踱步思考着，最后说：“这样吧，现在你也到武汉去，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嘛！”

不久，张国焘的老婆带着孩子到了武汉，结果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4月17日，张国焘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成了一个不齿于人民的叛徒。随去的警卫员张海同志发现张国焘叛变革命，毅然同他决裂，冲破困难和阻挠，回到了党的身边。

（转自《每周文摘》）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撤出东北，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而把张学良称作不抵抗将军。又因日本通讯社在当时制造了许多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朱五小姐之间的风流韵事，加上中国自古有把亡国归罪于女祸的传统。便有好事之人，作了下面一首打油诗，讽刺张学良。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险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由于诗中有“翩翩蝴蝶正当行”一句，有些人便把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当成了诗中的蝴蝶，社会上风传了许多张学良与胡蝶的风流韵事。

这完全是上了日本通讯社造谣的当，其实，诗中的朱五仅是赵四小姐的同字，与张学良并无关系。

## 张学良和胡蝶

而胡蝶则连张学良的面也没有见过。

张学良的发妻名叫于凤至，是张学良在十五岁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封建婚姻。当张学良结识了才华横溢、聪明活跃的赵四小姐后，立即结为密友，相亲无间。赵四小姐也倾城相待，即使张学良被软禁和被送到台湾后，仍始终相伴，也是不应遭到非议的爱情佳话。

由于社会上误把蝴蝶作胡蝶，当时胡蝶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即在《申报》上以胡蝶名义刊登了辟谣启事。而一些著名影界人士如洪深、张石川、郑小秋等也曾登报为胡蝶作证，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谁知道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出于猎奇，又把这些谣言搬了出来，为胡蝶制造新的冤案。

胡蝶今已七十八岁高龄，她是一个在电影史上有影响的明星，而且是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从影四十年，拍片百余部。她

主演的《姊妹花》在苏联国际影展中曾为我国争得了荣誉，她主演的《自由之花》曾在意大利国际影展中获过奖。上海沦陷后，她全家避居香港，不愿为日本人利用。香港失陷后，又严词拒绝了日本邀她拍《胡蝶游东京》的要求，后经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脱离险境，现侨居加拿大。去年我国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出国访问，经加拿大，曾专程去拜访了她。她十分怀念她生活过三十八年，离别了三十九年的故土。

对这样一个有爱国心，又有过很大贡献的电影演员，应该正确地对待她，不应该再让她蒙冤受屈了。

（淑芳摘自《楚风》）



# 法国的断头台



在断头台产生之前，法国的死刑用车裂，行刑残酷至不忍目睹。一次有个年轻死囚临刑前向恋人诀别，痛哭悲啼，旁人激动之下一拥而上放了死囚，当场烧掉刑具。有人向刽子手大喊：“今后处决犯人要干净利落，不能使人受痛苦！”

议会议员医生约吉坦有感于此，于一七八九年底在议会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行刑方法，使犯人无痛苦地瞬间死去。议会通过决议：

“今后处决犯人不见血，改用绞刑。”

一条绳索还是不能让死囚立即一命归天的。一天，约吉坦看木偶戏，剧中有一个情节，是用机器飞快地砍下了一个木偶的脑袋，约吉坦医生从中受到了启发。

几天后，他又在议会侃侃陈词。终于在一七九一年三月三日，议会通过决议：“今后处决犯人改用斩刑。”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特地找来最有经验的刽子手征询：斩首用斧好还是用剑好？刽子手对这两者都是否定的，因为斧和剑的力量都不大。而且砍多了会卷刃的。约吉坦听了之后不断琢磨。决定制造一台“快速斩首机”。

斩首机问世后，先拿几只活羊来开刀，果然干净利落，成功了。为求万无一失，约吉坦他们特地亲自监斩该处决的人。刽子手动作麻利，斩首机刀起头落。但是当斩到第三个犯人时，刀刃卷了。国王路易十六听说，召见了有关人员，建议把刀改成三角形，并亲自修改图纸。有趣的是路易十六作法自毙，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因“叛国罪”以一票之差，成了第一个被押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总统上台后决定取消死刑。断头台从此陈列在巴黎博物馆，刽子手也“解刀归田”了。

（廉屏摘自《中国青年报》）

## 《百家姓》的首句

《百家姓》是一本汉族姓氏的总集，载有四百零八个单姓和七十六个复姓。四字一句，隔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因此成了古代的识字课本和儿童的启蒙读物，广为流传。

四百多个姓，为什么偏偏以“赵钱孙李”居于首位呢？原来，《百家姓》是宋朝初年的一个老儒生编写的。因为宋朝皇帝姓“赵”。“赵”姓便成为国姓。钱塘属浙江，当时占居浙江的是吴越王钱俶；“孙”是皇帝的正妃的姓；“李”是南唐后主的姓。于是，他便将“赵钱孙李”作为《百家姓》的第一句了。

（老张摘自《中学主学习报》）

十九世纪初，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执政时，对外战争连绵不断，英法两国当时更是世仇。

## 中国月季花曾使英法停战

然而，有一次英军在截获一艘法国船后，竟与法国军队达成短时停火协议，并派军舰护送这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使其安全抵达法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那艘法国船上的一批中国月季起了作用。在中国月季传入欧洲之前，欧洲只有每年开花一次的蔷薇。因此，当每个月都能开花的中国月季在十八世纪后期由印度首次传入欧洲时，立即引

起极大的轰动，各地园艺家竞相引种。中国月季一时驰名欧洲，成为园艺家们的宠儿。

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很喜欢花草，她收集当时所有的蔷薇及其杂交品种，使玛尔梅松玫瑰园成为当时欧洲最闻名的玫瑰园。

那艘法国船正是运中国月季到玛尔梅松玫瑰园的船。由于中国月季的价值和玛尔梅松园的盛名，故有上述停火送花之举。

（聂炎摘自《广东侨报》）

## 部长夫人意大利成宝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前夕，联邦德国为纪念这届奥运会的举行，计划在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向全国发行一枚面值很低的纪念邮票。不料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联邦德国决定抵制本届奥运会，邮票也决定停止发行并销毁。

联邦德国邮政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曾将这枚

邮票的一些样张带回家中。没想到他的夫人在寄邮件时，顺手贴用了一百五十枚寄出。使这枚本该不见天日的邮票散失到社会上。部长回来发现后，为时已晚。

很快，这件事在集邮迷中传开。集邮迷们把这枚邮票戏称为“克沙伊德勒的失误”，千方百计抢手购买。1983年第一枚样张邮票的盖销票拍卖时，就高达四千六百马克。联邦德国有关当局想收回所有的散失样张，但成效不大。迄今为止，只找到了九枚，还有一百四十一枚不知下落。而拍卖这枚样张邮票的价格看涨，现在一枚已高达二万四千马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格还将加码，行家估计将达十万马克（约合三万美元）。

（陈明摘自《卫生与生活》）

就从马上掉下来死去了。来并递交给一份裹在马鞍中的信件。拿破仑问道：“你受伤了吗？”“不，我被杀死了。”这个传令刚回答完。象这种用意志推迟死亡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一个身负重伤的飞行员，一直把死亡推迟到他使飞机着陆为止，而当飞机刚一着陆他就立即死去。心理学研究说明，由于濒临死亡的人感到某种责任未尽，加上顽强的意志努力，使大脑皮层上形成了强烈的兴奋中心，喊醒着即将丧失的意识，结果推迟了死亡的到来。当完成了肩负的责任以后，这个兴奋中心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使濒临死亡的人即刻死去。（杨竑摘自《南方周末》）

## 推迟死亡之谜

一九三五年，湘剧演员筱凤仙领班在长沙演出，戏班上有一艺人患了痈疽，疮口溃烂生蛆，久治无效，全班人均以为苦。

当时，江湖上有个叫“董瞎子”的耍猴人，常带一头老猴，在城乡间卖艺。一天，董瞎子来到戏班找那个病人，送来一些药品。周围的人讥笑他不自量力，都说患者的病多经名医治疗不见好转，你一个耍猴的岂有什么妙术？老董也不争辩，竟自走了。三天以后，老董又来戏班索讨谢金，不料患者敷上董送来的药，病竟果真痊愈，戏班的人们方始信服。班主筱凤仙既感其情，又奇其术，便把董瞎子留在班上管理二衣箱。董欣然应允，仍带着老猴子在戏班住下来。有人劝老董把猴子卖掉，既可得一笔钱又



# 奇术

可免去牵累。猴子在一旁似乎懂得人意，又叫又跳，显出很惊恐的样子。而后偎依在主人身边，表示不愿离去。老董再三抚慰，猴子才安静下来。

一次，戏班在道县演出《目莲戏》。演员曾文龙习花脸，善打叉，其弟曾文品习小生，善接叉。文龙说：“咱俩久不演这出戏了，功夫有些生疏，今天，‘隔山打叉’这一叉就免了吧！”文品说：“这一险叉是咱们的绝活，免掉会有负我们戏班的声誉。”于是兄弟二人在后台练起叉来。当时董瞎子在后台清点服装，不意钢叉落在老董的

脚背上，一只脚被穿透，钉在台板上。文龙兄弟大惊失色，急将钢叉拔起，顿时血流如注。班主筱凤仙闻讯赶来，立即命人送老董去医院急救。董却

说：“不去医院了，让我的猴子治疗吧！”说着撕了些布条把伤脚包扎起，之后带着猴子颤颤踉跄出去。待他回来时，脚已用草药裹好，走路坦然，一点也不显痛苦。戏班的人都十分吃惊，问他用的什么药，如此神效？董说：“我也不知道。”只说离开剧场后，随着猴子到后山，猴子攀上悬崖峭壁，找到一些草药，并嚼碎，封在伤口上，很快就不疼了。

董瞎子的老猴，为何能治病呢？至今无人知晓。

（曹永泉摘自《影剧春秋》）

## 什么是靖国神社

为祭祀日本明治维新前后阵亡的3000多人，1869年明治天皇在东京九段坡上，用近10万平米的土地建起神社，叫东京招魂社。1879年，取中国《左传》“吾以靖国”之说，改名靖国神社。目前被祭者共246万。其中十分之一与中国有关，即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土地上的战死者。其中27600人生前竟是我国台湾省人。

神社内有三座灵堂。一座的神共246个，另两座分别从台内神社、蒙疆神社迁入，祭祀的是皇族，入祀的乙丙级战犯1400人，其中140名与侵华战争有关。1978年10月17日，神社悄悄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名登上簿籍，发现后引起震颤。去年8月15日，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这是第一次，引起舆论谴责。

（晋平摘自《中国报刊报》）

## 有情的乌龟

今年端午前夕，一个大乌龟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起程，经过约四十公里的艰难跋涉，于农历五月初三的傍晚爬进了湖北省监利县中洲乡王敦村徐先平家里。

徐先平是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一九八〇年九月的一天，他在屋后小港摸鱼捉到了这个乌龟。当时有人要以十八元的高价将这个一千克重的乌龟买去下酒。遭到了徐先平的拒绝。他将乌龟弄至家中，用小刀在龟板上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当时的时间，在龟壳上呈对角线钉四个眼并戴上四只铜环。翌日，他专程将乌龟送到离家约四十公里的湖南省岳阳市，放入了一望无际的洞庭湖。

一九八一年，当徐先平夫妇正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这个乌龟爬回来了。夫妇俩带着既喜悦，又惊奇的心情接待了它，将它留居一个月后又专程把它送进了洞庭湖。

年复一年，年年如此。所不同的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乌龟似乎开始懂事了。一九八五年端午回家，临走时给恩人留下了十二个蛋的礼物，今年分别前又下了三个。它经常爬到徐先平面前将头竖得高高地望着他，似乎在静静地聆听恩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恩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申文  
摘自《深圳特区报》）

## 她用牙齿救了丈夫

一对英国夫妇——三十二岁的皮特

和二十九岁的纳娜，专程从伦敦来到向

往已久的瑞士度假。

吗？”

“明天就该回国了，还是去吧！”

就在两人这样商定后的几个小时，

夫妻俩在风雾中迷了路。每向上攀登一

米，就要花费三十分钟时间。两人都快

要冻僵了。好不容易爬到一块大岩石

下，想喘口气。就在皮特放下背囊的一

瞬间，脚下悬崖边上的雪塌落下去，

特向山下滚去。纳娜赶紧去抓联结二人

的绳索，无奈两

只冻伤的手根本不听使

唤。在这危急时刻，纳娜急中生智，她

迅速用牙齿死死咬住绳索。

由于用力过猛，纳娜眼前发黑，

她的——

阵晕眩。然而，她挺住了。纳娜心里明白，一旦松开绳索，就等于把丈夫交给死神。她的——

鲜血染红了绳索。“我已经不行了。不！一松开皮特就完

了。”  
终于，她胜利了。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靠着她那坚韧的毅力，用牙齿承受了体重六十多公斤的丈夫达六个小时，坚持到搜救队赶来营救。（于美英摘自《中外妇女》）



# 共青团团旗是这样诞生的

# 大千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十六日出版

1986年9月16日

第18期 (总第50期)

## 李大钊以清贫为乐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人们在为他料理后事时发现，这位月薪一百二十多元的大学教授，家境却清贫如洗。他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境地？

原来，李大钊每月拿到薪水后，除了留下维持全家生活的三、五十元之外，其余的全都拿出来援助革命或接济贫寒的青年学生。一九二〇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急需活动经费，李大钊毫不迟疑地当众宣布，每月捐出个人薪资八十元作为各项工作的费用。一九二一年四月，何孟雄等十三人在赴苏联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途中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北京的党、团组织四处募捐，仅凑了一百多元，还缺三百多元。李大钊一面帮助筹款，一面代为垫付，及时地救

出了被囚的同志。对于帮助贫苦学生学习，李大钊向来不吝钱财，仅一九二〇年六月一次，他就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中、外文书籍杂志达三百多册，供学生们研究学习。

李大钊的个人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有一年冬天，李大钊把薪金用于开展革命活动，自己却没钱买煤，家中室内寒如冰窖。有的同志提出是否拿出一些党的经费买煤，李大钊听说后坚决不允，严肃地说：“党费怎能滥用！”李大钊就是这样公私分明，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郭辛摘自《经济日报》)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团中央根据代表们的要求，作出了制定团旗、团徽、团歌的决定，并在当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征求团旗、团徽、团歌启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收到了一百多种团旗图案。经过评选，挑选两个式样，于1950年4月，送中央领导同志审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于4月28日作了批示。毛主席批示：“同意此式”刘少奇同志的批示是：“这个好。”周恩来同志在同一式样上批示：“同意这个，但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移放下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

团中央当即作了关于颁布团旗的决定，决定说：“团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胜利；左上角缀黄色五角星，黄星周围环绕黄色圆形圆圈，象征中国青年一代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5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套红登出了团旗图样。

(于倩摘自《中国青年报》)

## 徐锡麟的镜子

辛亥革命著名烈士徐锡麟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副监督（副校长）期间，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而且很注意方式方法。

一次，有个衣冠华丽的学生偷了同学的一些东西。徐锡麟知道后，本想在大会上指名批评他一顿，但转而一想，觉得这样做效果不好，还是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可以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于是，他把这个学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知道吗，我为啥叫你来？”  
徐锡麟平静地问。

“我不知道。”学生满不在乎地答道。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抓到了一个小偷。”

话音刚落，学生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丑事已被发觉，但立刻又故作镇静地问：“小偷在哪里？”

这时，徐锡麟递给他一面镜子，并且语气严肃地说：“你看，小偷就在镜子里，你仔细照照他吧，先照照外貌，再照照灵魂。”听了这些话，这个学生羞愧地低下了头。

接着，徐锡麟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固然需要讲究外表，但更应具备纯洁的灵魂。只有灵魂纯洁，才能达到学问渊博。”

(吴之摘自《周末》)

## 「李向南」出名前后

早在电视剧《新星》建组之前，尚未明确担任《新星》角色任务的周里京收到了素不相识的四川外语学院一个化名D的学生成来信，寄来的邮包。拆开一看，是一本刊登着长篇小说《新星》的《当代》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增刊。翻开封面，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新星》李向南，你能去创造吗？中国八十年代的新青年翘首以待！”周里京一口气看完这本读者赐予的不寻常的小说，深深地为其全景式的波澜迭起的改革场面描写所吸引。

如今的周里京，可真地“当起了李向南，买菜、乘车屡遭围观，斗室陋居宛如市井。慕名而来诉苦、申冤者不绝，甚至远在陕西的一位小姑娘苦苦写信，非要周里京再当一次‘青天’，务必帮她打官司。对此他自嘲地说：‘那帮人找我告状，可我没办法，我根本就不是李向南，我是周里京。你看，我连自个儿的官司都打不赢，夫妻分居两地，合家住在这夏天象闷罐子雨天‘声明’后，找他的入一点没少。’(大笑)他这

# 收藏家和国宝



已故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是位忠诚的爱国者。他一生喜好书画，是国内有名的文物鉴定专家。

解放前，凡遇到外商收购古书画时，他宁出大价收购，也不使珍藏外流。因此有不少商人收到名作后，找他鉴定收藏。如李白和杜甫的墨迹，不少晋唐古画，都是由夫人潘素女士出息借款收购的。家中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只有潘素不惜一切支持他。有时家中无现款，就去街上用金子换现款。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是一千多年前的国宝，商人要以二万一千多美金出售于外国人，当时张伯驹坚持要留下，将自己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房院出售，共付出二十四条黄金才保存了这件国宝。此画后来国民党要员张

群也想买，加价一倍也要，后得知张伯驹买下才作罢。一九五二年，张伯驹将这件国宝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另有一幅古字帖《平复帖》，系晋朝陆机所写，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也是国宝。他以四万元代价从溥心先生处购得，解放后捐赠给国家，分文不取。一九五六年，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向张、潘两先生颁发了褒奖状，内写：“张伯驹、潘素两先生，将所藏晋陆机的《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后来毛泽东同志得知此事，也表示了嘉奖。

(聂焱摘自《收藏世界》)

## 斯琴高娃被误为 有「精神病」

斯琴高娃平时很注意观察生活。她购买了一张汽车通用月票，一有空便上街溜达。有一次，她在汽车上盯上了一位声音沙哑但仍扯开嗓门高喊的售票员，看到那人的神态，听了那人的声音，高娃如醉如痴，便跟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几次往复后被人发现，误认为她有“精神病”。这些趣闻被同事们当作“笑料”。

## 张甲田玩命跳火车

张甲田在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主角刘洪。这位当过四年冰球运动员和四年步兵战士的演员，偷偷背着大伙，学跳火车，在车顶上奔跑自如，这番精彩的表演使大家都看愣了。飞车拍戏，十分惊险，从这车跳到那车，从车顶飞身着地，既要勇敢又要灵活，好几次，他差点从车上摔下来。

滕国瑞摘自  
《天津日报》



青年时的胡适，不象后来成为“博士”、“名教授”直至国民党政客时那样道貌岸然，而是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一九一〇年他十九岁时，在上海华童公学教国文，课余常酗酒、赌博。

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二日，胡适又同他的一班酒友在迎春坊喝酒至深夜，弄得酩酊大醉，酒友们叫了一辆人力车拉他独自回家。在路上，车夫见他烂醉如泥，便把他从车中倒了出来，扒下他的马褂、摘下他的帽子就溜走了。胡适在地上躺了一会之后，下意识地脱下一只皮鞋拿在手上，竟糊里糊涂地爬起来，踉跄而行。路上遇到一个巡捕。巡捕见他浑身泥水、不冠不履、蓬头垢面，便拦住他查问。不料胡适突然举起手中皮鞋猛地打在巡捕脸上。巡捕大怒，猛吹警笛，招来同伴把胡适逮至巡警所，扔进了班房。

第二天早晨，胡适被冻醒了，他大感惊异，翻身坐起，看见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门口有铁栏杆，门外有几个人走动。胡适不知此乃何处，忙问那些走动的人。那些人笑道：“你住在外国旅馆中呢。”这时有巡捕走过来，带他去水龙头前用冷水洗了脸后，押到审讯室去受审。受审时，经那个同他扭打的巡捕的讲述，胡适才知道了昨夜进班房前后的全过程。因胡适任教的华童公学是租界工部局开办的，巡警所警长问明因果，训斥了胡适几句，便通知学校把他领出去了。

(刘宝琦摘自《周末》)

## 曹禺横被抄家

1942年《日出》在延安上演，很得好评。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到曹禺当时住的某县城，表示敬意。

县城电报局收到后，一面送给曹禺，一面火速向当地国民党党政机关及治安当局报告。于是，就在曹禺收到电报不久，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赶到曹家，搜遍全房，把他住处弄成垃圾堆，想找“通共罪证”，可是一无所获。有人翻出一本油印的戏剧讲义，见到其中有句话“第四堵墙”（艺术术语，指挂幕布的一片空间），立刻如获至宝，一声断喝：“啥子叫第四堵墙？这是你们什么暗语？”曹禺说：“这个？请听听我们一年级的《戏剧概论》课就懂了。”

(摘自《新民晚报》)

## 胡适醉酒

这是一个春回大地的日子，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一架由美国旧金山飞往上海的波音747客机一等舱内，坐着一对华侨母女。母亲年已古稀，满头银发，却十分精神，身边的女儿也已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

当空中小姐告诉乘客，飞机已进入中国领空时，这位古稀老太太热泪滚滚，口中喃喃不绝：“刘一白，你在哪儿……”

刘一白是她什么人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刘一白出身于丹青高手世家，从小天资聪明，八、九岁时便在画坛上初露头角，人称神童；到了弱冠之年，名声已威震艺坛，诗、书、画、金石等无一不精。大师吴昌硕曾赞曰：“日后，一白只在昌硕之上，而在昌硕之下。”当时，人称刘一白的艺术是：戴嵩第二。

戴嵩乃唐朝画家，我国画牛泰斗。刘一白不仅属牛，亦擅长画牛。当年，市面上曾有这样一首歌谣：“一白笔下牛，可换一头牛。一头真牯牛，难换一白牛。”

一白少年得志，一帆风顺。在他二十四岁的那个牛年，他还举办了个人画展，一时轰动上海。

有一天，当画展即将闭馆之际，一位身着紫缘红丝绒旗袍的少女，独自伫立在一幅《牧童晚归》图前出神，这位举止娴雅，外貌秀丽的少女，一双杏眼流露出多情的神采。看上去还是一位受过高等教养的富家千金。

观客早走完了，展览厅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一白走上前彬彬有礼地问：“小姐，您对这幅画观察多时，想必有高见赐教？”

少女打量了一下一白，略为摇摇头说：“恕我冒昧，虽称誉阁下是戴嵩第二，但从这幅画来看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刘一白听了神经为之一震，他还头一回受到如此奚落！尤其是这幅已被法国大使叹为观止，不惜出一千块银元订购了，她竟敢如此挑剔？一白冷冷地问：“那要请小姐见教，使一白能茅塞顿开！”

少女嫣然一笑：“你看牛眼大而无光，给人以病牛的感觉。你知道吗，在戴嵩‘牧牛图’里，牛眼睛里还有牧童的影子呢。”

少女这一说，使刘一白暗吃一惊。是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来这个女子非寻常之辈，言语之中大有道理，刘一白连连点头赞同，并和她探讨起画艺来了。

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这以后，刘一白便和这位叫陶芸君的古董商女儿、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成了莫逆之交。真是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两人谈起恋爱来。

这天，芸君来到一白的画室，见一个浓妆艳丽的女人从里面出来，芸君惊奇地问：“一白，她是谁？”

一白随口答道：“一个妓女。”

“妓女？”芸君愤怒地说，“没想到你……”芸君气得说不下去了。一白先是一愣，尔后恍然大悟，

忙笑着解释道：“芸君，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她是我花钱找来的模特儿，可她一听说要画裸体，说什么也不肯，没想到此人这么封建！”

芸君这才松了口气，走进画室嗔怪道：“你呀，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说罢，陶芸君竟毫无顾忌地解开旗袍搭扣。

一白慌乱地说：“芸君，你，这是干什么？别这样！”

芸君镇静而大方地说：“一白，你像个艺术家吗？你热爱艺术吗？为了艺术，为了你的事业，竟不允许我作点小小的牺牲吗！”

芸君终于脱去旗袍和内衣，赤身露体地站在一白面前，带着几分少女的羞怯说：“是这样的造型吗？”

一白惊愕了，多么优美的身段，多么纯净的心灵。是啊！形象的美莫过于人体的美，人体的美又莫过于他面前这位崇高的女神之美。他迅速打开画板，全神贯注地勾画起来，画室里静得出奇，只有“沙沙”的铅笔声伴随着两人轻微的呼吸声。

当一白把这张画好的素描递给芸君时，芸君脸上泛起了高兴而又羞涩的红晕。

不久，两人终于结为夫妻。新婚之夜，待贺喜的客人散去之后，芸君神秘地对新郎说：“一白，我这次陪嫁带来一件宝贝，你猜是什么？”

一白疲倦地打了个哈欠说：“我猜不着，明天再猜吧。”

芸君撒娇地推了推一白说：“不，我要你现在猜嘛！”

一白呷了口茶，笑着说：“我要的不是宝贝，是你这个人。”

芸君亲昵地捶了新郎一拳，说道：“真象头傻牛。”

接着，她拿出一只精致雕花红木长盒，从红木盒中拿出一画卷，小心翼翼地展开画卷。

一白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新娘的“陪嫁”，当这幅画被慢慢展开之际，他的脸色也随着画卷一起拉长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嘿嘿！这正是唐朝大画家戴嵩的传世杰作《牧牛图》，平日梦寐以求，难得一见，今日竟然呈现在自己眼前，好不快乐。只见此画保存完好，依然如新，仔细辨来，牛眼睛里真的还映着牧童的影子。实乃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活龙活现，呼之欲出。画中空白之处尚有苏东坡、宋徽宗、乾隆等人题款及收藏家印章多方。

刘一白早就听说，为了获得这幅《牧牛图》，宋朝大画家米芾愿以自己全部藏画换取；才子唐伯虎倾家荡产想购此画，关于此画传闻轶事还有很多。

如今，刘一白不仅大饱眼福，而且，这幅国宝竟做为芸君的陪嫁品归己所有。竟使他全然不顾身边的新娘，如痴如呆地对这幅画揣摩了一夜，幸好是芸君，如果换了别人，那结果怎能想象呢？

想不到，后来也是这幅国宝，竟弄得刘一白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含冤几十年。（下转第12页）



# 魂牵《牧牛图》

(上接第11页)

话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的势力在上海进一步扩大，日本特务到处横行。有一天，一白接到日本总领事的请柬。这个总领事是有名的中国通，尤精中国书画、金石，过去曾和刘一白有一面之缘。有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一白想不去，但芸君却劝他道：“一白，你应该去应酬一下，免得惹来麻烦。”

这时候，一白和芸君的女儿芳芳也有五岁了。晚上，一白赴宴归来，芸君发现丈夫神色难看，闷闷不乐，便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嗯，有些头疼，大概酒喝多了。”免得芸君担心，一白撒了个谎。

芸君体贴地说：“晚上你别作画了，早些休息吧。”

其实，陶芸君哪里知道，使一白头疼的不是为了酒，而是那张稀世珍宝《牧牛图》啊。

原来，日本总领事打听到《牧牛图》的下落，特意来宴请一白，假托购买，实在是为了谋取这幅宝画，爱画如命的刘一白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分别之际，那个总领事阴险地说：“刘先生，你是聪明人，可不要干傻事，要想想后果啊。”

这分明是在威胁、恫吓！刘一白十分明白，对方是会不择手段来达到夺画的目的的。

事情果真不妙，第三天，女儿芳芳忽然失踪了，正当一家人急得六神无主时，有人送来一封信，上写：

如要令爱，请送牛图，限定三天，勿误延誤。

芸君一看，拉着一白的衣袖急切地说，“一白，那你快快画幅牛图给他们吧！”

一白紧皱眉头，暗暗自语道，“你说得好轻巧，他们肯要我画的牛吗？”

三天后，一白居然抱着芳芳回家了。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之中。

没有几天，意外之事又发生了。这天，一白正在写字作画，芸君满脸怒气地走来，把一张报纸朝丈

夫面前一扔，严厉地问：“一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报上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为了“日中友好”，著名画家刘一白先生将戴嵩的《牧牛图》捐献给日本，总领事代表日本回赠刘一白先生黄金三千五百两，刘先生将三千五百两黄金捐给了慈善事业。

此外，还刊登了这幅《牧牛图》的照片。

刘一白苦笑一下，迫不得已地说：“我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刘一白的话没说完，陶芸君猛一抬手，“啪”地打了刘一白一记耳光。天啊，这还是刘一白生平头一次挨人打。也是陶芸君破天荒第一次动手打人。

芸君愤怒地骂着哭着：“你还有半点爱国心吗？不怕被人骂卖国贼吗？只怪我瞎了眼。呜……呜……”

坚贞的芸君带着哭声冲出了画室。当日下午，陶芸君抱着女儿芳芳离开了刘一白，从此，再没回来。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之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根据那条新闻，以汉奸卖国罪判了刘一白三年徒刑。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也没放过刘一白，这使刘一白再不能栖身画坛，孤身一人只得靠摆茶水摊、代人写信度日。怨谁呢？刘一白有满腹苦水在肚中……

真象东坡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眼下，从飞机上下来的这对华侨母女不是别人，正是陶芸君和芳芳母女。

当年，由于刘一白出卖国宝的丑闻轰动一时，芸君觉得自己愧对炎黄子孙，无颜呆在祖国便携着女儿芳芳远走高飞去了美国。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陶芸君心灵的创伤却无法弥合。

然而，在不久前，芸君在报上看到一篇题目叫《炎黄子孙的骄傲》的文章。文章说：当年刘一白所

藏国宝《牧牛图》，因为局势动荡，他怕出意外，就偷偷地复制了一幅，由于他细心描绘，百般揣摩，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连仿造古画的能手鉴别古画的名士都不能识其真伪，刘一白施了掉包计，将这幅赝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只有他一人知道，连心爱的妻子也被瞒住，他生怕万一泄露出去误了大事。非但他一家性命难保，就连这幅国宝也会落入倭寇之手，这样刘一白就要成为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子孙的不肖之徒了。解放后，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他没有把情况说清，把画交给政府的机会。如今，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他终于把珍藏的国宝献给了国家。

身在国外的陶芸君看了有关报导，起初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女儿芳芳仔细读了两遍，她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立刻给刘一白发了电报，随后，便办了手续，登上飞机迅速回国。

在机场贵宾休息室里，陶芸君终于忍不住向来迎接的人员问起了刘一白。

沉默了片刻，政协的负责同志神情庄重、语调悲痛地告诉陶芸君：“刘老先生在高兴地处理了国宝后，又听说你们到来，兴奋过度，引起心脏病复发，终于抢救无效……”

真是晴天霹雳，芸君听到这个噩耗，竟昏了过去。

刘一白，这位饱经人间沧桑的老人，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人世。他不正是一头吃草挤奶，任劳任怨的耕牛吗？为了国宝，他失去了前途、地位和亲人！但他终于博得了祖国的赞许，子孙后代的感谢！

(郭欣摘自《上海故事》)

## 字典的来历

1716年，由张玉书等36人花六年时间编成了一部专解释和注释单字的读音、意义、用法的工具书，即现在使用的《康熙字典》。当时，康熙皇帝看了以后说：“这部书善美兼具，可以奉为典常。”从此，凡是解释单字、注释单字的读音和意义、用法的工具书都称为“字典”。

叶露茜哭得更伤心了。

桂苍凌沉默了一阵，

“露，你再好好想想，只要你感到舒畅、幸福，怎么的我都会愿意。”他赴浙江找新四军去，回避开了。

叶露茜经过剧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探究、思考，终于拿定了主意。

“阿丹，木已成舟了，你想想，如果拆了成舟之木，还能还原成圆木吗？”

“我们是人，又不是木头。”

“正因为是人，情形就更复杂些。”

“有什么复杂的呢？只要我爱你，你还爱我就行。”

“可惜，我现在只能将爱埋在心底，只能……忘了它。”

在无言的沉默中，两颗心都在滴血。

叶露茜镇定了一下，说：“阿丹，你还年轻，完全可以再找一个年轻、漂亮、单纯的姑娘。”

“你别胡说了！你是我原配的妻子，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叶露茜坚毅地摇了摇头：“请原谅我，那也是为你好。”

赵丹默默地在房间盘桓了许久，最后要求带走儿子。叶露茜想到让儿子跟他去，或许能排遣他暂时的空寂与苦恼，含泪让赵丹带走了他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赵丹毅然地带着儿子走了，踏上返渝的征程，就象那《上海屋檐下》的匡复那样。

方舒有一个安静而又朴素的家，父亲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务长，现任艺术教育局领导，母亲是声乐教师，还有一个妹妹在海政文工团当演员。她从小在充满艺术气氛的家庭受到熏陶，她说：“父母没有高位和钱财，但有正直、诚实的人格。”严格的家教给予了方舒做一个正直的演员的素质。

还在方舒拍完《烈火中永生》的时候，“小萝卜头”的名声在左邻右舍中传开了，摄制组要付给“小萝卜头”一笔酬金，被方舒的母亲婉言拒绝，改送为一件纪念品：一只天蓝色的小书包，里面装满了五花八门的小人书。这下，小方舒乐了，她背上小书包，遇上小朋友就得意地说：“这是我拍电影的功劳，是电影厂送的。”别的孩子盯着小人书，想多看一看，她舍不得借。母亲见了，回家把她训了一顿，说：“小萝卜头可亲见了，回家把她训了一顿，说：‘小萝卜头可



不会这么骄傲自满的。”这件事，方舒一直记着，到读中学时，还不敢提自己演过“小萝卜头”的事呢。

当方舒被录取进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天，父亲正在外地开会，闻讯打来电报告诫她：“纯洁高尚做人，勤奋大胆创造，做一个人民喜欢的好演员”。她捧着这份电报，热泪盈眶。这份电报一直珍藏在方舒身边。所以，方舒一踏入影坛，就从不抢戏，确立了一个思想：宁可不漂亮，也要真实。因此，争镜头，也决不仅为了外型的好看。《日出》中扮演陈白露，她着重从性格上刻画这位被旧社会所吞噬的女性的悲惨命运。

提起她的爱人，方舒准会流露出钦佩赞赏与爱慕的目光，因为他俩太情投意合了，不仅在事

# 潘虹家两口子

潘虹，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悲剧女性的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幸福的人，不仅事业顺利，爱情也十分美满。

去年深秋季节，潘虹拍完了《末代皇后与皇妃》，风尘仆仆地赶回成都家中。丈夫米家山喜出望外地说：“这下你可以在家中好好过个年了吧？”只有妻子听得懂这弦外之音，她点了点头，两人会心地笑了。

自一九七九年他俩结婚到现在，潘虹在成都舒适、温暖的家中只过了一次年。当时，潘虹作为一个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才几年的青年演员，非常珍惜上镜头的机会；而小

米也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竭尽全力支持她的工作，他们一次次忍痛惜别。潘虹自拍完巴金名著《寒夜》后，又担任了影片《火龙》中溥仪解放后娶的妻子李淑贤一角，同时又接受了长影的《末代皇后与皇妃》中婉容的主角任务。两部影片拍摄地点一南一北，潘虹穿梭于两地之间，一身兼任皇后和平民两角，在水银灯下耗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八五年的春节，《火龙》摄制组一直工作到小年夜，潘虹大年夜才匆匆飞抵上海妈妈家中，小米也来岳母家中和妻子团聚。到了初四，夫妇俩又依依惜别了。

这次回家可以在家中好好休息几个月了，这是潘虹从影十年以来的第一次。

说来让人不相信，她分配到“峨影”，却至今不知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是个啥模样，实在是没有时间哪。这一次，小俩口玩得真痛快啊，青城山、乐山大佛、峨眉仙境、都江堰……山青水秀的巴山蜀水，敞开了温暖的胸怀，紧紧地拥抱了这一对亲密相爱、又难得相聚的儿女。

对，潘虹爱吃水果，四川的柑桔更是她的爱物。金秋时节的成都柑桔，又新鲜又便宜，细心的小米买了一袋又一袋，让妻子尝个够、吃个饱。有谁比他更了解潘虹呢？只要一拍戏，她就玩命似地豁上了。从《杜十娘》开始，以后《人到中年》

中年》，这次《末代皇后与皇妃》，都在长春开机。东北寒冷，伙食又较贵，为了妻子的身体，在长春拍《末代皇后与皇妃》呆八个月，小米让她带了一千二百元去补贴伙食。此刻，他看到潘虹桔子吃得津津有味，心里十分高兴。

在生活中他们是一对爱侣，在事业上又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宋家山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在“峨影”

原从事美工设计。几年来，他写过电视、电影剧本，执导过电视剧，又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了两年，是个非常勤奋，很有事业心的人，今年

他将和另一位青年联合执导他们的处女作影片《送银元的小队》。这是一部剧本基础不错的影片，“峨影”厂领导对这两位青年导演寄予厚望，米家山接到剧本就忙着赶分镜头剧本、选景、挑演员。他在专注自己事业的同时，始终如一地关心着妻子的事业。他多才多艺，绘画、弹钢琴、表演都擅长，他曾劝潘虹学习一门乐器，可潘虹一直下不了决心。这次拍《末代皇后与皇

程中离而打退：说白露一个类。舒方白露陈有人问她回答：色之后，人又一双胞问我。

# 家舒的方

影学院表演系的同班同学，现在北影担任导演工作。小陈演戏也许不如我，可他在艺术上的感觉和理解却远远超过我。」有一次，方舒即将赴长影拍《五号》，小陈在家里担任影片男主角刘钊，与方舒女主角吕莎配戏，他俩关在房间里排练角色的爱情戏，一遍又一遍，想出了好点子，他俩高兴地欢呼起来。对戏有不同的处理，他俩又哇啦哇啦地你争我吵，母亲还以为小两口在吵架。近两年，方舒感到，自己想演的角色演不成，不想演的角色又推不掉，在她最苦闷、消沉的时候，小陈总是安慰她：「别急，机会总会来的。」果然，不多久，她即担任《日出》中的陈白露。在演陈白露的过程中，由于她在形象、气质上与角色存在较大距离，受到了莫大的精神压力，一度曾失去自信，想打退堂鼓。又是小陈在关键时刻鼓励了她，对她说：「别没出息！你不可能演出众人心目中的陈白露。记得我们看过的《卡门》吗？世界上有多少个类型的卡门？」陈白露也一样，一千个演员会演一个方舒：「打算现在要孩子吗？」有人问方舒：「现在不行，等我演了一个自己也感到满意的之后，我是一定要孩子的。」是啊，方舒是挺喜欢孩子，有人又问她：「希望生男孩还是女孩？」她仍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现在不行，等我演了一个自己也感到满意的之后，我是一定要孩子的。」

妃》，有一场戏是溥仪和婉容两人四手联弹钢琴的特写镜头，用了替身演员，潘虹这回给震动了，在给小米的家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懊悔心情。小米在信中答复爱妻：“如果你真下决心学的话，我们就买一架钢琴吧。”当潘虹拍完片回到家中，簇新的珠江牌钢琴已经安置在房间里了。

潘虹成了“峨影”第一个抱了“金鸡”回来的青年演员，得了特殊荣誉的她，依然象以前一样，没有一点大明星的架子。朱家山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他们将家中最宽敞的一间房间布置成会客室，就为了接待一批批来访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的邻居、“峨影”厂的同事们也很爱护这对年轻人。

结婚好几年了，他俩多么希望有个孩子啊！尤其是潘虹，想生个女儿，可是想到事业，两人核计来核计去，决定暂缓生下这个小宝贝。可是有时他们也真想孩子哟，想得厉害时，就把邻居家的孩子接来玩玩。天真纯洁的孩子朗朗的笑声，给他们一次次短暂的团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潘虹和米家山，就象祖国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样，在生活的长河中，他们正挥起双桨，向人生的崇高目标奋进。他们的家庭生活，正象潘虹的表演一样：真实、自然、美满、宁静。

(于漪自《文化与生活》)

(上接第13页) 而且在生活中相亲相爱，她的丈夫名叫陈国星，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班同学，现在北影担任导演工作。方舒说：“小陈演戏也许不如我，可他在艺术上的感觉和对角色的理解却远远超过我。”有一次，方舒即将赴长影拍《花园街五号》，小陈在家里担任影片男主角刘钊，与方舒饰演的女主角吕莎配戏，他俩关在房间里排练角色的爱情戏，排了一遍又一遍，想出了好点子，他俩高兴地欢呼起来。

南北朝是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鄱阳王在一场战争中被杀。消息传来，王妃肝肠欲裂，当场昏厥过去。想起昔日恩爱，王妃悲伤不已，一病不起。

每日茶饭不思，夜则神思恍惚，一合眼鄱阳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宫廷请了不少名医，竟百无一效。眼看着王妃日益消瘦，做哥哥的刘滇急得团团转。他左思右想，终于恍然大悟：妹子之病乃思念哀伤已故的鄱阳王而引起，爱之过深则悲成病，心病需用心药医，不妨请一位出色的画师替她画一张形象酷肖的鄱阳王像，以慰哀思，病岂不就会自然地好转吗？！刘滇把著名画家殷倩请到家，再三叮嘱他要栩栩如

生地画出鄱阳王温和慈祥的脸容。岂知，殷倩背其道而行之，画了一幅鄱阳王生前与其他几个宠妾调笑嬉谑的一副丑态。刘滇看后大怒，斥责画师有悖于他的原意。殷倩从容自若，抚掌而笑，愿以身价保此画定能治愈王妃的病。刘滇见其说得如此果断自若，只好半信半疑地携画至王宫。谁知王妃看了此画，霍然坐起，止不住愤愤地骂道：“哼，没想到这老匹夫竟不是个东西，还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人，

真早该千刀万剐了！”恨代替了爱，怒代替了哀，病居然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不到半个月，王妃寝食如常，病已痊愈了。

刘滇见妹之病竟神奇

地治好，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又去询问画家。殷倩回答道：“此乃以恨制爱，以情胜情，治好了王妃的重病呵！”

刘滇听罢，钦佩万分。

殷倩用的情志疗法，是世界心理治疗医学中的一支奇葩。它在南北朝时代就得到应用，可谓走在世界医学的前列了。

（小钟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 韩复榘审案

韩复榘喜欢看《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小说，常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坐堂审案。此人独特的审案方式，荒谬的杀人理论，实属罕见。

每周一次的开庭审案，韩复榘一般不轻易放过。每次开庭，手枪旅和执法队散立在大堂前，地上放一捆绳子和七八条军棍，没有群众旁听。军法官高喊一声“立正！”他从里间慢步走出，稍一点头，就算开庭了。

韩复榘堂上坐镇，眯起一双小眼睛，听完案情，认为要杀的，把手从面部自上而下一抹，往右一摆，就说“枪毙！”他认为不杀的，把手往左一摆，等候审讯结束，或押或放。如该罚款，全由他信口说个数字，此案就算了结。

1932年冬，韩复榘视察肥城县一个村庄，问村长：“你们庄里有坏人吗？”这个村长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应了一声：“有”。村长带来了四个人。韩朝他们看看，劈头就问：“你们都是坏人吗？这四个人不知为何事，吓得不敢抬头。韩见这四人长得粗头粗脑，虎里虎气的，就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好人。”把手往右一挥，命令立即枪毙。冤魂归西天，四人至死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平原县县长在县府恭迎韩复榘的到来。韩问：“这里的犯人多不多？”曹答：“押的长期刑事犯很多，监狱快容纳不下了。”韩就说：“我给你清仓。”于是，他叫典狱长把判刑十年以上的犯人开个名单来。韩拿到开好的名单，不假思索地批上“枪决”两字，交军警执行。在场的人都惊得发呆，不寒而栗。

1934年春，牟平县东南乡五区境内有大小两村农民发生械斗。小村不敌大村，被打死十六人。出巡到此的韩复榘将该案宗调来，并传两村农民到庭候审。

## 梅 兰 芳 笑 场

芳先生主演的戏剧片《生死恨》，是一九四八年春由费穆先生导演的。电影开拍前，费穆先生对剧本作了合理修改，对布景、道具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可是也出了一次差错。那是在为《玉娘夜织》一场配音，梅先生的大段《二簧慢板》唱得如泣如诉，动人心弦，费穆听了神去忘正在拍戏，于是“好”声脱口而出，录音师急打手势已来不及，喝彩声被录了进去，而梅兰芳这时忍不住笑出了声，笑声也被录进去了，只好重录。事后费穆说：“我这是头一次在工作中失误。”而梅兰芳也说：“我也头一次笑场。”

（小国摘自《今晚报》）



由于到庭人太多，韩没心思细究原委，就从大村中选出面貌凶狠的十六人，抵偿小村人命。此十六人皆呼冤枉。韩略想了一想，再由其中拉出面貌尤悍者八人，命令“枪决”。这八大声喊冤，韩拍案大怒“你们应用十六人抵他们十六人的命，现在我只用八个人抵偿，一个抵两命，还有什么冤枉！”随后亲笔写下杀谕，毙了这八个人。

韩复榘审案时，常常带几个记者在身后，得意的时候，就回过头问记者：“我问得怎么样？”记者总是奉承说：“好！”他更得意了。其实，韩复榘审案一向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错杀、枉杀难计其数。

（刘志远摘自《青年一代》）